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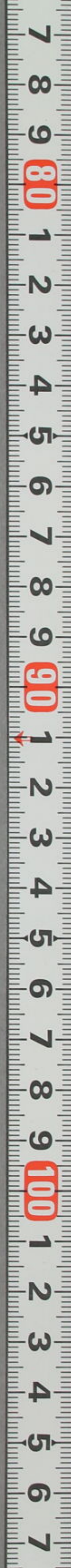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五

□ 13
2584
5



仁仁
2584
10-5

韓子解詁卷之九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
職員靜井氏贈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上

舊注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補索隱明君執術以制臣下私之在已故

內曰

七術

上刊有第三十字連

原注儲說雖於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舞
術而不取其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織言可以悟主取其
大體奇可與管子參觀或曰此連珠演連珠之托始陳
深曰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後貫事實簡約可
誦以後班固賈逵傳藝為聯珠體則濫觴矣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參觀衆端以

衆觀注衆事之端相參而觀讀如執兩端之端舊注端直二

也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非原注刪欲下十一字

曰必罰明威三日信賞盡能四日一聽責下讀一聽之而

非日注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五日疑詔詭使讀以疑事詔

守其聽不疑貳也日注疑危而制六日挾知而問增挾我所

也七曰倒言反事舊注或倒其言或反其

也觀聽不參則誠不聞原日注不參謂偏聽聽有門戶所聽信

唯一人猶家所則臣壅塞原日注各聽其所後若其說在侏

儒之夢見竈則後人不見此譏靈公偏聽子瑕哀公之稱莫

衆而迷原日注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畫黨故齊

人見河伯讀使見河伯也原日注齊王尊與惠子之言亡其

半也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

聽注五說當移在哀公上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專聽豎牛故

身餓死而更而江乞之說荆俗也原日注荆俗不音入惡故

新序江乞並作江乙策注魏嗣公侯之子也秦疑其号曰君

欲治不知原日注謂不故使有敵原日注恐其所貴臣妾擁

得敵也讀法二擁其朋黨為擁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原日注

更甚也讀法二擁其朋黨為擁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原日注

猶未可信况三人乎而察一市之患原日注雖一市

一本患下有也字

參觀一陳本置之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

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原注董子至石邑象深與子

產之教游吉也原注子產教游吉令故仲尼說隕霜原注

尼對哀公原注言隕霜不殺也原注而殷法刑存灰將行去樂池原注

行官名原注趙武靈十一等使樂池送公子職於燕又秦惠

而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相秦池音他而公孫鞅重輕罪原注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

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原注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

故先重輕罪原注謂民無由犯重罪也原注是以麗水之金不守原注

水之金其罪辜原注雖重罪不止也原注而積澤之火不救原注

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原注而積澤之火不救原注

以不行法故也則成曠以太仁弱齊國原注成曠以齊國原注

增成歡蓋戴曠也原注歡曠原注讀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

弱齊國言以齊國為當弱也原注上皮以慈惠亡魏王原注

也原注讀言以魏王為必亡其身也原注管仲知之故斷灰人原注

之厚葬不用命者戮其尸原注增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原注

注常疑當或尚誤斷慶刑也原注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原注

當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原注而誅之案之以之間當有魏字

必罰二

賞譽原注而賞薄而謾者下不用原注賞譽厚而信者下

輕歿其說在文子原注尹文子大道上云術者人君之所密用原注

獸鹿原注猶人臣之滯恩厚也原注故越王焚官室原注稱若

行賞罰於救火原注而具起倚車轅原注欲示其信而不欺也原注

斷訟以射原注射者理也原注欲入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原注

宋崇門以毀原注射者理也原注欲入之善射故其斷訟與善原注

死原注崇門之人居喪而瘞勾踐知之故式怒舊注勸

賞可以招人昭侯知之故藏幣袴厚賞之使人為責諸也舊注拾蠶握鱣而不懼

孟賁專諸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

古之勇士也是以致之讀其拾蠶握鱣也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舊注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一聽為不好底殊不知此在七術則不得為過也下注皆以

聽之過也一聽之患也者俱謬矣八經篇聽不一則後恃於

不後恃於前則愚智不分吹等外皆泛不切未得其解責下則

人臣不參原注下之材能一參其說在索鄭其說在索鄭原注魏王

故索鄭而合之不思原注魏王至梁本鄭地鄭人亦索梁

而合之此一聽之過也圓云魏之索韓素無此理而韓患之

可謂與吹等原注濕商吹等是不責下故今得泰其患在

申子之以趙紹韓香為嘗試原注申子為請兵先令趙紹

成其私也增申子為趙請兵先令趙紹其意然後說之

論之又秦策豈敢以疑事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注韓王

嘗試於王乎注嘗亦試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原注韓王

以構三國此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增公子汜議和設兩

端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應侯欲移上黨之兵以臨東陽而

不肯堅執其議因問王曰意如何此皆挾詐為嘗試之說以

愚弄其主者也一聽責下則臣下不得為此行所引事何不

有切之而應侯謀弛上黨原注秦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務則鹿散原注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

意終不敢為如鹿之使人問他則不驚私原注謂此謂使主之

散讀龐敬事則即也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九

子之以白馬原旧注謬言白馬以驗左右之誠子產離訟者原注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

嗣公過關市原旧注知過者之稱金便得聽察之稱

右經别本不

傳一注九事無傳字原別本不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

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旧刊作賤難四作淺公曰何夢

對曰夢見寵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

見寡人而夢見寵對曰夫日兼燭天下劉楨詩兼燭八一物

不能當也原注當蔽也旧刊一人君兼燭一國旧刊有一人

不能諸本難四不能趙無一人擁也增獲同原旧注人故將見

左傳晉之妖夢是踐也杜注踐履也

人主者夢見日夫寵一人煬焉列子釋文音揚司馬彪云

煬貧人則後人無從見矣旧注一人煬則蔽寵之光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原旧注此則臣雖夢見寵不亦可

乎出國策衛語有同異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原旧注舉事不與衆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原旧注一人知之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

軌乎李孫者十三舉魯國讀言盡化為一原旧注舉國既化

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原旧注境內之人亦

也身非與李孫為一故問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六

舉事字
土字日

太平御覽
作水神

無一曰晏子舊刊作晏嬰子鳳卿案列子紀消子本書晏嬰

益匡章曰章子增說誤漢平仲聘魯哀公晏子春秋問曰語曰莫三

人而迷志注晏子名嬰謚平仲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

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

一言於季氏之私一言同言也增誤讀一言謂其言於季

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神恐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原

立之焉有間時也大魚動因曰此河伯原曰注首信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國策魏語而惠施欲以齊

荆偃兵原曰注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

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為利而

定惠子人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國

畫以為然惠子因因當作曰策作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畫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

事誠不利一國畫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原曰

疑然後謀增呂氏春秋云凡疑也者誠疑讀誠疑句增連下

謀者疑也疑則從事斷義疑也者誠疑疑也者誠疑十二字為一氣讀

疑故謀者而誠能疑之也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原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七

正文字
下瓶也

誠有疑則半
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原旧注無致疑劫

主者固猶素也或曰亡其半者也原旧注無人致疑則大盜

莫殺者無人疑故也案殺當行弒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坐不主與之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

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

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稱即君曰爾使爾佩之壬因

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

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山云一無君矣二字君賜之玉環壬已

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左傳逐仲

堅之字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成丙不敢

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

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

逐之內出之齊左傳云使拘孟丙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

求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

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旧刊

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

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山云當作大僂也莊子

此不參之患也出左傳昭二年陳深曰叙事不及左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倍曰

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楚葉有

字然則若白公之亂葉注哀十六年楚太子建以讒奔鄭鄭

劫惠王得無危乎原曰注不言人惡則曰誠得如此臣免死

罪矣原注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增荀子注引嗣君作嗣公漢重如耳見衛君索隱魏

夫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荀子王制注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疑說山訓薄疑說衛嗣君以術呂氏春秋衛嗣君欲重

世姬荀子注池姬池姓陳有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

壅荀子注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原曰注賤不下偏

上得罪必坐於上注下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謂威權而後

敢相議原曰注今兩受勢重則甚益樹壅塞之臣也原曰注

嗣君不更甚此嗣君之壅乃始與公子同歸傳始始也讀乃

夫矢來有鄉原曰注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原曰注謂

全者也按鄉同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原曰注

故曰鐵室山云室室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

傷字以盡備之四此以盡敵之也備臣無姦也原曰注言君亦當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龐恭

下文作龐敬見魏策龐恭作龐恭

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

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

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

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及竟不得見見魏策新

序雜

陳深曰皆言謀罰必而人不犯

傳二原注凡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蓋晉行石邑廖文英曰行

山中澗深峭如牆王融策秀才文注引深百仞因問其旁鄉

左右讀言其傍鄉邑在其左右者曰人嘗有入此者乎文選

嘗有對曰無有曰嬰兒秦策注集韻女曰嬰男曰兒吳注釋

故曰癡聾文選注狂悖之人嘗有人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吾

能治矣使吾法舊利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言

也則人莫之敢犯也選注作民何為不治之選注無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

夫火形嚴以其猛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

刑無令溺子之懦故一曰故字子產死游吉不忍行舊刊忍

作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將遂以

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率帥一旦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

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心不悔至於此矣亦見左傳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

云傳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按旧刊作桃李何為記此仲尼

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宐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

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君人旧作人君旧注言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

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李斯傳作商君之法弃灰於道黥刑以絕其子

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於街必掩

人原旧注灰塵播揚善掩殺務人掩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其也而無離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其也而無離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其也而無離

所惡也而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其也而無離

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殺也原旧

也酷也讀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也殺也讀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也殺也讀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由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容之有智能者以為將

行讀官名蓋護行路者增大人賦使勾芒其將行伍中道而

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

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

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容也原旧注言在客之以讀少容言客

尊廣高為大容。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增使字管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能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陳深曰言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

不生人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原曰注今重罪輕輕

不來刑然無重罪也自是謂以刑去刑也增當作以重刑去輕

遷評接
上文不
提行

荆南之地荀子揚州注麗水之中揚升庵外集荆南麗水今

禁得批點本禁字句荀注而輒辜磔於市荀子正論斬斷枯

又設
字十
注

甚眾壅離離離通其水也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

而人竊金不止荀子注夫罪莫重辜磔於

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原曰注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

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

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刑脫雖予之三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二

迂評不
賞者正
所以禁
賞之

魯人燒積澤昔子法獺而天北風火南倚原旧注火勢南恐

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也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

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謂獺也樂而無罰救火者苦

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

賞字惠救火者盡賞之云句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後原注

行賞國資賞之不能盡充其人也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

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闕入禁

子臣聞郊關之內有圍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魯亦有此制耶今未下遍而火已救

矣迂評作下未為是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

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

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

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

薛公讀言優禮也而太不忍於諸田讀言有罪也太仁薛公則大臣無

重原旧注太仁則縱之驕奢衆必輕之故威太不忍諸田則

父兄犯法宗室亦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

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旧刊内作外此亡國之本也大姦人

必以仁柔不斷為主德成驩知之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讀言外人亦何如焉對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切且安至讀且將也

安何也言

慈惠成功能至何地耶對曰王之切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

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

有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

可乎劉頂溪曰言太慈足以取亡迂評同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食材木盡於棺槨公患之以告

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讀言布帷之屬軍中以遮敵望者增管子馬其甲七其蔽五

也注蔽所以捍車馬也山云讀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

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讀言非以

此為名則以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

者讀喪主也山云當掌通言相喪夫戮死增死寫無名罪當

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增衛策無之字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原

注魏襄王其失政廢刑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衛策作衛購

其地缺增外儲右上吳起衛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胥

靡可乎王曰讀王指衛君疑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

亂無大原注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讀言治法不以小

大刑故無小伊訓爾惟德罔小萬法不立而誅不必原注

不誅故曰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百令人
表注衛
嗣君平
公子

評
有一

漢書藝文志文子也非田文

原注不取其地。舊注徒獻膏靡，不取都金。陳深曰：小有忍，則大有所得。忍於焚官，則有伐與之利。忍於損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按當作八事。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賞信而人自奮，功。

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老子三章：若

如西陽雜俎也。如臣者，論語加我數年也。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原注：獸鹿就薦草，人臣情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莊子：麋鹿食薦，管子：薦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注：茂草也。音子見友，又云：牛馬之就山藪，林澤食薦者，注：草之美者。

越王問於大夫，舊刊有種。通雅：吳越春秋大夫曰：吾欲伐吳。

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恐有

字。

歾。增：山云者，死倒讀。比歾敵之賞，救火而不歾者，比勝敵之

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舊刊作人塗其體，被濡衣。讀以泥

水濡衣而被之，皆所以防火燒也。赴火者，舊刊作左三千人，右三千人。讀左

其軍。此知必勝之勢也。增：墨子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馴

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

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退之。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

不去則甚害田者。原注：言小亭能為田者。去之則不足以

徵甲兵。原注：亭故也。於是乃倚。袁孝政引：一車轅於北門之外。

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恐脫南門之外。

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復賜之。如

國大夫
國卿之
大夫與
大夫同

射也
及作
間有
音標
的作
下皆
地守
亦作
射也
改字

劉魏新論
越王句踐
關之輕命
或曰氣
傳通左
坤雅
如怒謂
怒龍

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

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衍大夫二字曰明

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大夫以賜之上田宅人爭

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見呂子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史記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漢志

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原旧注的中之者勝不中者負

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

善戰射也善巧

宋崇門巷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宋以為慈愛於親舉以

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歿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

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况君上之於民乎增莊子演門有

越王慮伐吳原旧注欲人之輕歿也出見怒龍讀謂遇蛙乃

為之式軾同朱熹云式車橫木徙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

有氣故也吳越春秋云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為之式曰吾

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

之足以勸旧刊人矣人矣原旧注譽於勇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龍

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士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也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旧刊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六

自剄歾以其頭獻者割也注剄故越王將復吳報而試其教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原注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不懼也

絕頭割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擗法而進賢其助功

甚此矣陳深曰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張榜曰式怒蛙以

韓昭侯師古曰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

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類

一笑舊注必憂其不善勸類有為類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

特類笑哉舊注類笑尚不妄為况弊袴之與類笑遠矣吾必

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以矯弊

鱸似蛇蠶似蠋郭璞曰蠋似蠶大如指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渙者握蠶利之所在則說林無忘其所惡皆為

孟賁舊注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益賁之

傳四原注凡五事通言魏王謂鄭王讀韓王也韓滅鄭而以

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

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

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增案此條與呂氏春秋魏惠

以魏先立之魏

王乃止語相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七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原曰注宣王歿潛王立好聽之處士

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

而聽之今按言人之而試之其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

恐君之欲字疑已外市也原曰注為外請兵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原曰注許不之

得而知故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原曰注既

許其思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

功必增韓策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然未知王之

別三國兵

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辨上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

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

大說三國兵至韓王增當作謂樓緩曰樓緩趙人見穰侯傳

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和何如且與之大賢也

復取事疑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增講構通和也對曰夫割河東大河之東

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增兼注王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公注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

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

城送之原曰注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下作王不講

不講三國入也秦王謂樓緩注魏記襄三十一國攻秦人函谷

攻秦秦昭九年秦策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入韓增入韓

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十八

注文誤湯則國必大舉矣增蘇秦傳索王必大悔旧利行曰

不獻三城也原曰法王必大悔字若不講之三國而韓國

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為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

悔危乃悔寡人斷原注講矣日注言講事斷定增戰國策王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策云卒使公子池以三城而悔無

三國之兵乃退吳注緩之不自言也以兩悔言皆指其

主之術也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

寶列子說符孫叔敖曰為我死王必封汝呂子長見為不能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原注五邑名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讀言當捨上黨也增秋

之義言在二而已原曰注廢上黨弃一郡而已讀上黨之所

徙民也在二而已拾僅一郡耳增荀子境內之事有弛易

差者弛移通用弛施同蓋言與趙以一上黨而取其東陽也

見初見秦西周策韓魏易地樊餘謂楚王曰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是上黨以臨東陽趙地見秦則邯鄲口

中虱也則邯鄲危如上黨之兵臨東陽王拱而朝天下後者

者以兵中之傷也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讀言上黨之

王心也刺言政務煩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原曰注今上黨

多也似為要地矣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既安樂而其處

又煩刺雖欲弛之恐王不聽增奈何問王曰必弛易之矣注

謂移易其兵以臨傳五原注凡四事皆用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行去之也

而召公大夫而還之讀特喚還公大夫亦遣為市立有間無以

詔之讀言麗敬與大夫同卒遣行原旧注不命卒遣市者以

為令縣與公大夫有言不信以至無姦旧注大夫雖告以

戴驩增荀子解蔽注宋太宰夜使人命人曰吾聞數夜有增

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荀子注引報讀所命之人曰不見

輻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荀子注引李史受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

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原旧注不事求簪三

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旧刊懼

以為君神明也山云當作以君為神明

商大宰使以庶子之市秦策高誘注曰顧及而問之曰何見

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言車衆太宰因誠使者以庶無敢告人

折以吾所問於女九字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

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言各守其位

兵畧訓諸侯沮贍其處

傳六原注凡五事亦言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金谷世雄

爪與蚤虱之蚤通字又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作爪與蚤虱之蚤通類書引作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二十

作蚤

昭侯
另提

侯以此

此旧刊脱

察左右之臣不誠

旧注割

韓昭侯使騎於縣

讀言命騎士

使者

言所命之人

報昭侯問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

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

左者

唐風鄭箋道左道東也

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

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而吏不以為事牛馬甚

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

具狀

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

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

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為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

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

不務曲杖甚易得

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能

旧刊能

悚懼其所以君為神明

上皮為縣令其御吏

增御吏疑

御史魏

汚穢而有愛

妾上皮乃使以庶子佯愛之

原曰注

以知御吏陰

情

西門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

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

原注凡六事

陽山君相衛

增魏也

此時衛削弱屬魏故

使齊韓約而攻衛

宋石衛將也皆指魏而言

陽山君疑

聞王

之疑已也乃偽謗穆堅以知之

旧注

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謗

淳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為秦使增蓋使其私人以知之

原注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去王知之注曰

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志出門者何白馬也何白馬猶云誰家白馬也增何

詭問復詭言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志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舊注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讀別所係之今逢而無使得通辭倒其

言以告而知之山云使得一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衛嗣君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鳳卿按關市苛難之

譏呵難因事關市以金與與衍關吏乃舍之世楷本嗣公為

關吏通為謂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而汝因荀子王制篇

遣之關吏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荀子王制篇

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廼遣之關吏大恐以嗣公為明察又外儲左上篇末原本誤衍此二條云有相與訟

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後也

關市曰某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人恐以嗣公為

明察但王世貞送劉憲譏序嗣公使人詐去行金津吏而此

右傳此二刊有

韓子解詁卷之九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下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內儲說下

六微旧刊有第
三十一字

陳深曰此段一句一事如連珠綴玉每句用一字如
錢之有貫非此法則事實不能成串也兩漢六朝多用
之評林此六事皆論權
勢乃韓子所學之原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讀下臣也言二曰利異外借言君臣所
利各異而三曰託於似類自必借外
自重也四曰利害有反臣必借外
自重也五曰參疑內爭讀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六微

迂評權
一
下

臣下勢相 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耦者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白茅坤云是人 故臣得

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

聃之言失魚也選也楷本注即與不 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

驚懷刷刷一作尉通俗文曰 其患在管僮之諫厲公陳深曰

傳與州侯之一言讀其言也 而燕人浴矢也陳深曰

權借一字下皆同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患故臣利立而主利滅乃猶云 是以

蒞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秦策注曰無常 苟成

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矣傳作 禱祝也故戴啟議

子弟而三桓劫昭公日刊劫 公叔內齊軍而翟黃黃傳作

韓其太宰豁說大夫種太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

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讎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

人門者 擄水而夷射誅見左傳邾子夷射齊中大夫鳳卿按

而李辛死日刊 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傳文作無 教

邾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志被誅 故燒芻廩音

喻說文芻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藁之藏也

批本

批本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尸主事也增云尸必及

察之反平反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

其及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忝種貴而廩吏覆被覆也

以昭奚恤執敗茅而僖侯護其次增譙責也次言次當為尚

其次恐不得也文公髮繞灸而穰侯請立帝

有及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

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

子職傳文公子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廙爭而哀侯果遇

賊田常闕止戴驩皇喜敵威權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突

之稱二好內外與鄭昭之對未生也言太子雖既立以母寵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讀言察淫靡而成就之山璠人主

不察則敵廢置矣敵入廢置吾臣源賴朝奏請廢故文王資

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甘茂是以子胥

宣言周策注集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魏亡佯遺書而長弘

死用雞豕傳文而鄒傑盡外臣以計除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

鳳卿曰迂
評以權借
廟攻等字
冒各條頭
施絲欄以
別正文可
知後人增

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之許偽皆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發見也

嗣公賜令蓆注又入此一條蓆作席○批本

廟攻七山璠曰若添此章則七微也疑矣蒲阪圓曰八經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如眩臣愛則起內若藥與此章語意相類

右經別刊不

傳原注凡五事皆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

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讀以其言君故託之於魚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

賞則臣嚮喻老篇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喻老之以

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語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舊刊作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孫鑛

作尉批本云懷尉難解尉想作尉釋名尉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後也亦言髮也尉髮令上懸然也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增懷愛也并則左右重久語懷刷小資也讀言所

也猶以成富言君懷左右刷具則人以為其富况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原注二諫曰大臣貴重故

主與主相爭事外市樹黨外交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

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四

罪之人偏誅而不盡謂誅其是懷怨而借之間也言使怨人

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不忍盡也長魚矯對

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言樂書中行偃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增案誅三卿魯成十七年十一月

春正月晉殺其大夫胥僮庚申晉殺其君州蒲晉語長魚矯

既殺三郤請公殺樂書中行偃不聽乃奔翟三月靈公弒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楚策注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楚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

州侯可謂態臣者也注楚襄王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云楚宣王策江乞為魏使於楚章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

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無有言世無如之圓云左右皆

為州侯匿曰無專決之事也此策臣等之罪免矣以上見內

儲上宣王至襄王間歷威王懷王江乞安得引數十年後襄

王之臣以對宣王哉韓子分為二章近是或曰此策豈在襄

王時能矣諸家失考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男未有室也見

未取妻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

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惑易謂病

變易漢王子侯表樂平侯因浴之以狗矢因浴之以狗矢曰燕人李李好

遠出其妻私有通上文作於士李突至張榜曰李突士在內

中閨中妻患之其室婦讀謂其奴之妻也今按男曰令公

子指彼夫也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

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李曰吾見鬼乎婦

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舊注一云尿按五浴之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五

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原注以喻姦臣比周而蒙上。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以也對曰益是讀若多於此數子將以買妾

荆王原作公非欲宦諸公子於四鄰舊刊作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

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公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

黨讀黨其所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說林上為魯穆公孫且事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戮合也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

制政古字通呂氏春秋羊斟曰昨日之事子為制左傳昭九年呂子察微魯三桓

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守叔孫

氏之御舊刊有者字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

死於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每在縣晉境內也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得齊之功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

仲也公仲名明史策名後使齊韓約而攻魏舊本公叔後為韓相國因

內齊軍於鄭也韓也以知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古今人表作魏王黃叙上魏王之臣也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

因請為魏王構之也和也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

可昔天以越予吳與同吳不受今天及夫差讀反報也增今天及

夫差越語今將及此義以報此禍也越世家范蠡自齊與文
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狗烹韓信亦云狡兔死良
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
吳越春秋作郊免戰國策曰東郭逡海狡免也殺之山云越
世家伍子胥傳皆云越王誅大宰嚭越與吳同命按命而滅
吳而不取則猶吳違天命存越以取也故曰同命雖書之
所言當理為之慨歎耶然忠臣者憂國不顧身今不滅吳恐
吳復報越也通雅文種字子禽吳越春秋呂覽注云文種字
禽楚人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
夫種書曰狡免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
吳而患越乎言存吳而為越外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
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臣牛

趙本主作大成牛續經作大成牛恐經為是增合作
大戊午韓策作大成午趙世家成侯種三年大戊午
為相徐注戊一作成希姓錄大戊午戰國策諫趙武靈
王獵者其後有大祚榮按古今人表作大成午申中從趙

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市於韓是子有
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

故鮮虞國姬姓左傳荀寅諸侯方
在衛者相中山不暇太史公自序中山侯其
山即指此而善於趙常嘗通曰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微

也國策鮑
注不顯也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諷一令之攻魏因

請行也以自重也

而不列連上章

宋石魏

舊刊將也衛君名氏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
石遺衛君書曰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此戰戰必

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

也字善者相

避也并子章云善我言也今按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姓也秦有暴剪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

輔我於魏我請請字以魏待子於韓增禮待之待亦輔字

鮑叔明能持臣長用魏子常舊刊用韓

傳原注有闕文物云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劉子弓三遇

起怒而射姑獲免注邦君邦國之君與射姑飲酒射姑醉而

邦君出見問曰此何濕門人報曰射姑尿之邦君性急欲

取器仗殺射姑顛落火坑墜火而歎射姑免也山云左傳

定二年邦莊公夷射姑事同按班固御飲於王醉甚而倚於

郎門門者則跪跪即則者名外儲左下則危注則者表行危

跪其名也皆非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也以畫跪當點荀詩曰

足下無意賜之餘澀乎夷射曰叱去增恐曰叱殺次秦策文

曾本叱曰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前跪志退及夷射

去語勝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前跪志退及夷射

去刑跪因拾水即門雷下類滿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

誰滿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

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魏人蘓秦傳魏無外黃濟陽濟陽

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

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

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一人者

李辛與奚騫相怨蓋並中山人司馬喜新與李辛惡因徵令人殺

矣。竊中山之君以為李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增楚策吳注周紫楚辭說云鄭國之

是善舞故名焉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

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若猶也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

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舊刊作與鄭袖美女三人

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

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恐脫，因掄刀而劓美人。

一曰：「此條互與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

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楚策參閱

所喜而王曰：「國策有婦人所事夫者，色為之。」也而妬者其情也二句夫人知我愛新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策有之字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

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已為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

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

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

「不已知也。」言非我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常言惡聞王臭。」王蓋

有臭疾今按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從命。」御者因掄刀而劓美人。原注此一段至誅甚於二十八

費無極。極音荆令尹之近者也。謂近習也郢宛新事令尹。郢宛

云字子惡焦氏華乘晉郤缺郤古郤郤字漢有郤正晉有郤超

郤鑿圓云郤合作郤郤缺郤死與郤姓別楚策郤疵吳注勅

黎反孫本作郤說死紕姚注元和姓纂郤已姓青陽氏之

後是郤郤紕可混而郤則別也新事云者非必臣之左傳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九

弘事劉文公是也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

為酒其家齊策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紹勃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郊宛

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敬謹山云一先亟無敬字

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

曰君殆讀殆語辭增逼危也左傳曰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

大怒舉兵而誅郊宛遂殺之事見左傳昭二十七年呂子慎行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公孫衍也鮑云犀首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此云誅之者非殺之行去魏

後相秦按上章云因微令人殺張壽此其變法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為之請

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

令夜燒貂廐經文廐作廐趙世家孝成王十二年邯鄲王以

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

以德於濟陽君增德恩也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

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官名者字疑衍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者字疑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馬梨山石濟

陽少庶子欲以為功入見於君魏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

之山名掘藥也實問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

齊矣抵至也當也見高紀應劭注此言持魏國陰事及告於齊使濟陽君至罪也臣請刺之君曰

御覽作嘗
迂評原字

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

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句覆考治守廩之吏也

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昭奚恤之用刑也有燒倉廩竅者按倉廩以茅葺其屋竅當作竅竅說文竅也荀子注

而不知其人昭奚恤竅竅也地藏曰竅竅說文引此云音義未詳吳仁臣曰字疑有誤孫鑛本作竅

令吏執敗茅者而問之果燒也廢燒則其茅多賣

昭僖侯之時古今人表注昭侯懿侯之子鳳卿曰昭僖侯韓君申不害所事之君淮南子作昭釐侯或單稱

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令

次而誚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若汝宰人頓首服

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輟耕錄尚書秦官在殿中主發書故

尚書遂兩叙之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德明亦音平聲

尚字古字少故多省文六尚又有尚沐尚席皆古

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

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

之時別刊宰臣上炙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

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死罪三援

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

而貫纒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奉兩手承也炭火盡赤紅

御覽類
若作
宰人
目說
以爲有
食也

類函

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密也微有字倒
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譙之果然乃誅之二曰晉
平公觴客穆天子傳觴而王母於瑤池之上少庶子進炙而
髮繞之平公輒殺炮人母有反令言勿再請炮人呼天呼天窮
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
之利風靡如風靡草言迎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
炭炙之肉紅白炙熟則色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
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且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
有翳憎臣者乎翳蔽殺臣不亦蚤乎蚤早同淵鑑類函翳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

東帝而不能成也史表秦昭十九年十月與齊

傳王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也而欲以其子奚齊代

太子申生因惡申生於君而殺之惡猶言讒也原作患非魯

遂立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夫人恐因

用毒藥賊君殺之西周策鮑注殺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群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

君而奪之政見魯隱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

分為兩國增難三作公子宰未知孰是說疑云周威王自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二

國語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故云太子耶左傳王子朝據
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與此所說頗亦相類山潘
云周記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索隱世本名揭桓公
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鞮以奉王
号東周惠公名
咄豈此事耶

楚成王以商臣為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置立商臣作亂

遂攻殺成王事在文元年一曰楚成王山云一本商臣為太子既

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為其傅潘崇曰為謂通左

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杜預注成王而勿敬也太子聽

之聽從江芋曰呼杜注役夫罵辭猶後世宜君王之欲廢女

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職問能事曰不能能

行乎行去也左傳及旧刊作能為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杜注

評林
乏字

曰大事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增宿衛太子之營者左傳
謂試君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作官里或曰營當作衛
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歿杜注熊膳難熟將有外救不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增說林上韓策作韓傀吳注史作韓相俠累
文類聚引作韓傀與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害忌嚴

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韓廙志君而抱之讀趨君所而遂刺

韓廙而兼哀侯戰國策注兼猶言及旧本侯下有亡字非國

田恒相齊恒常也見左氏常之字曰恒闕止重於簡公

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 十二

棄之政

一作位非是二柄闕止作宰事詳載左傳哀六年及十四年

戴驪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

宋君而棄其政

孤突

見晉語

曰國君好內

讀內女色

則太子危

好外人多嬖

則相室危

相室見孤憤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

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

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與未生同

傳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舊刊間紂而亂其

心增此條亦以陰謀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

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日刊有曰以王之賢聖與

國之資厚願當作患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

東周策注有言善之也一曰疑脫荆以為外用也謂為敵國之用也

則必誅之此條與秦穆患由余事同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史記作錕謂景

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吹毛言易去也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

哀公女樂哀公互作定公以驕榮其意山璠曰榮讀為

家語作榮衆荀子宥坐作榮衆古相通哀公必日刊必樂之必怠

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

六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見

傳定公十年史仲尼世家語子路初見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山云

王策有子象注楚人疑干子字或有一對曰不可也王曰何

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史記作之監門也大

不事君小不事家增不以家為事也以苛刻聞天下策刻作

節細茂事之順焉順言不惠王之明國策有武張儀之辨也茂

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策作茂誠賢者也然而非

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

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王曰相

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讀

滑通秦論注引作召滑史注召音邵滑音依字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

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亡忘不亦太亟乎旧刊亟下

其忘甚速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史記共立

策作公孫郝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以見愛幸長為貴卿

被王衣舍杜若杜若香草尚書即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

亂秦矣旧注共立一云公子赫策云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

之相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

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增柏舉之

敗囊尾奔鄭

晉獻公欲伐虞虢原本刪虢字今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

之璧女樂六以榮榮惑其意而亂其政秦策夫晉獻公欲伐

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居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

叔向之讒長弘也為長弘書舊刊移長弘二謂叔向謀數見

長弘於周因伴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

不亟以兵來因伴遺也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長弘

為賈周也乃誅長弘舊本弘下有而殺之三字左傳哀公三

于晉與此異係鑽曰長弘之死明矣又戲為此說以誤後世

條校趙本增入

鄭桓公將欲襲鄭鄭作先問鄭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

盡與其名姓舊刊作姓名無其字與當作舉載也或曰盡

鄭之良田路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猶偽設壇場郭門

之外而埋之魯之以雞猴孫本傳毛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

盟之所用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若盟狀鄭

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鄭遂取之

傳也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

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

之魏王舊刊不置魏王二字魏王倘之趙乃輒還無備故被襲有備故

計不用原叙此條於

御覽令上
縣字

鄭桓公
下誤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言使人陰窺也縣令有發薦起

臥薦言病起也蒲坂圓引墨子城上且發席薦令相錯發有

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恐非此發薦之義山審曰王

賜籍蓋用劉憲謙序夫邑令不具籍籍草勞士之而席弊甚嗣

公上文作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薦御覽而

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近評君伺察以得臣

舊刊有右
傳二字

平維貞

橘良香

全校

韓子解詁卷之十終

